

全球化视阈中的 FDI 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赵 春 华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发展的理念和前瞻的视野,理性地分析、评价 FD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未雨绸缪,对于制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构建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4-0480-04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在全球性的市场博弈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竞争规则和竞争格局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伴随 FDI 向纵深发展,其隐含的经济风险愈益凸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各国都把保障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的战略性位置,提高到事关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高度。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发展的理念,前瞻的视野,成熟的心态,足够的睿智,全面、客观而准确地分析、评价 FDI 的影响,制定积极有效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未雨绸缪,构建起坚实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 FDI: 挑战与风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大开放、大融合、大协调的时代,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及发展机遇,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资源、要素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化。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 FDI(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资源全球最佳配置为主旨,带动了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各生产要素的跨越国界流动。追溯 FDI 的发展历程,学术界一般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 H. 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兴起的标志。在海默的影响下,西方围绕跨国公司的研究先后出现了诸多理论模型。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 H. Dunning)于 1976 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又称 OLI 模型。该理论博采众家之长,是迄今最完备的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具有“通论”之称。各种理论见仁见智,深刻地影响、推动着 FDI 理论与实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发展,并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国际投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因素,……是国际投资而不是国际贸易日益推动世界经济前进。”

同时,FDI 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被称为“中国的引资奇迹”。

从中国近 10 年来引资的静态截面分析,FDI 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短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但是,从中长期的动态趋势看,FDI 的大量流入隐含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安全潜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与清醒的认识。

(一) FDI 导致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首先,我国 FDI 利用在三次产业上失衡。由于 FDI 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业等相对过剩行业,而农业、第三产业以及基础和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项目的外资利用明显不足。据有关资料初步统计,到 2004 年,我国第二产业 FDI 的项目数和合同外资额分别占到总数的 73.6% 和 74%;而农林渔业 FDI 利用总额仅占 1.87%;第三产业中,FDI 利用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其比重高达 39.3% 和 23.72%,而其他第三产业的 FDI 总额仅占第三产业的 36.98%。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著名定理,在我国并未达到理想化的预期。

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通常处于市场和资源的不合理状态,不仅限制了两类企业间的互补作用,而且造成 FDI 企业凭借其各种优势过度抢占国内企业的资源供给和市场空间,从而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冲击民族工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随着外资大举进入,外商投资重点也开始由最初的轻工业向原材料、交通、能源等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转移。在一些我国高附加值产业中已显示出外资直接进入并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外商已开始控制了我国一部分骨干行业 and 关键领域的市场。尤其是新兴产业,外资企业已对中国部分市场、某些产业的垄断或某些地区经济命脉的控制,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其次,我国 FDI 利用存在“定格效应”和“区域性自我加速”机制。FDI 高度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 FDI 相对较少,形成“东重西轻中弱”的不利态势。FDI 地区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差距,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性,最终将会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在产业布局上,由于 FDI 的利益驱动偏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趋同现象,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 0.93 以上,外商在不同地区均向经济效益良好、市场广阔、行业利润率较高的少数几种产业密集投资,而冷落了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优势产业的重点培植,这更加强化了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趋同的特征。

第三,FDI 一定程度使我国产业技术结构虚化,阻碍了我国经济向高级化发展。外资控股后还常常会取消原企业的技术研发机构,转而依附外资母公司研发机构提供的技术,这就严重削弱了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了国内产业在技术上对投资国的依赖。在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我国用“市场换技术”,实际获得的大多只是二、三流技术。从全球经济的宏观层次分析,中国产业安全的风险还来自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分工及生产体系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主导着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结构的重组,借以强化它们在全球产业体系的中心地位。拉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结构理论,形象地描述了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1](第 26-30 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导致我国一些产业依赖国外技术,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用品;90% 以上的光纤制造装备、85% 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80% 的石油化工装备、70% 的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被进口产品占领。从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优化的长期目标看,如果这种“中心—外围”结构不得到改变,必将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and 优化,处于“外围”的中国,“产业空心化”与产业结构的依附性、依赖性趋势将加剧,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重蹈“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拉美覆辙。我国本土产业的振兴与发展也将举步维艰,这是对我国根本经济利益的损害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严峻挑战。

(二) FDI 对我国金融安全的风险

金融安全是保障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方面。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动脉,是配置社会资本资源的功能系统,是国家内部各个经济体相互联系的中介,是促进资金流动、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随着 FDI 在我国的进一步扩大,在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大量的资本以利息、红利汇出等形式流出。另外,由于多年来 FDI 流入量大,对外投资额小,国际投资状况非常不对称。FDI 对中国国际收支各组成部分,如中国经常项目平衡、资本和金融项目平衡、储备资产等项目平衡的不良影响已现端倪,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将有着日益加大的潜在风险。

从长远来看,FDI 客观上也加大了国际游资通过不同途径渗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可能性,一些高投机性游资对我国国际收支与金融市场构成某种程度的冲击甚至破坏,可能使我国金融系统成为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经济领域,国家经济将风险日大,危机频生。

二、FDI 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与原则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代表的是一种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顺之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逆之则必然被时代抛弃,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积极而理性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创造性、选择性地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促进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进一步创造有利于 FDI 的环境,努力使 FDI 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着眼于国家长远的、根本性的经济利益,摒弃“狭隘经济民族主义”,确立全新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制定积极进取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构建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一)高度重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性地位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既有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旧内容,又有这个时代本身的新特征;传统的资源供给安全已让位于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而且经济安全也已完全成为其他种类的国家安全的基础”^[2](第 39-40 页)。有效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既要积极谋求自身的经济增长,更需强调合作下的共同发展,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保障我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根本途径是发展我国经济,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二)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因而是必须坚决维护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主权存在的重要性。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前提,发展的保障,国家仍然是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代表者。

同时,坚决捍卫国家经济主权不能将主权绝对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不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为由将主权绝对化,进而闭关锁国,切断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合理让渡主权是正确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但不是主权的损害,而且恰恰是国家主权行使的一种体现。从本质上说,为了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长远经济利益,而让渡一定的国家经济主权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

(三)确立动态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

经济安全不仅是指安全的状态,更是指追求安全的过程。今天的“世界经济是一种总在变动中的动态经济”,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增长,这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不发展就不安全的时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需要必须有发展的经济安全观,制定积极进取的经济安全战略。根据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不断调整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手段,来适应我国经济安全的新需要。

(四)确立合作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

经济安全也是“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积极谋求自身发展与推动彼此经济合作之间并不矛盾。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系为一体,任何自私狭隘的经济行为反而可能损害到自身的经济安全,这要求各国必须在国际合作中追求国家发展,在合作中维持长远的经济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 FDI 带来的难得机遇,有利于密切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通过区域合作、国际合作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FDI 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策略

(一)从招商引资到选商引资,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

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加速重组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要通过有关政策措施的导向使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一致,至少是改变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倾斜。由于在华 FDI 效应价格较高、外资供给维持高位、资金需求弱化、外资需求转向技术缺口和改善经济结构、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FDI 供给决定等因素,资金导向型的招商引资模式日趋理性,选商引资成为现实选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应该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效益,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而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行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要牢固确立国家经济安全意识,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

(二)构建规范和引导 FDI 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中,制度往往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结构演变的外生变量。通过法律手段对 FDI 进行引导、规范,因为法律手段具有约束性、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事前性等特点,从而在对 FDI 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立法,可对吸收利用跨国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等实施倾向性调控或限制性调控。

(三)借鉴域外成功成熟经验,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2005 年中海油在美国收购尤尼科案,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反思。无论是从西方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历史实践,还是从中国企业近年来国际化曲折经历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由政府、企业、投资银行及研究机构等多部门参加的联合 FDI 审查机制和国家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确定反映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反映国家经济安全要求的指标和参数;建立国家社会经济安全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预警分析的经济计算体系;开展多元化信息形式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起因研究,多主体的国家经济安全内在机理研究;加强经济立法,进行制度化的改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独立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以便能够消除和减轻破坏国民经济稳定性的因素的作用,强化国家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防范潜在风险。

[参 考 文 献]

- [1]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2] 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安全合作——关于全球变化与安全问题的若干新思考》,载《欧洲》1997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邹惠卿)

FDI in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 State Economy Security of China

Zhao Chunhu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cro-historical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rational evaluation, with forward looking vision and precautions, of FDI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y would have particular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ng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and building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